

# 南京晚報

第九百八十八號

本報定價：每月大洋一元二角，每份大洋一角。外埠郵費在內。廣告刊例：第一版每行每日大洋二角，第二版每行每日大洋一角，第三版每行每日大洋一角。長期廣告另議。

## 日對撤兵又有異議

### 反對第二條仍堅主維持原案

（東京二十日路透電）日政府已接到重光由上海發來關於停戰條件草案之報告，經一度考慮後，日政府認除第二條外，均可接收，第二條係關於日軍撤退問題，日方認該條之規定，頗為含混，仍堅主維持原案云。

## 國聯調查團

### 今晨視察江灣

#### 日方派武裝衛隊保護

（本報今日下午一時上海專電）國聯調查團今日上午九時二十分由華懋飯店分乘汽車二十輛赴楊樹浦轉往江灣視察戰地，同行者有中日代表各數人，中國方面為顧維鈞等，調查團此次調查，係由日方負責保護，故有武裝日衛隊，分乘汽車三輛隨行。

### 馬尼刺美艦調回國

#### △入塢修理

（華盛頓二十一日路透電）美國海軍部已下令調回馬尼刺之驅逐艦及潛水艇各六艘，於四月十五日返美，入塢修理，美國運輸艦喬曼特號，前在馬尼刺，準備由上

## 中東路沿線

### 形勢益趨惡劣

（哈爾濱二十日路透電）中東路沿線形勢益趨惡劣，阿西河（譯音）附近某小站，昨日被非正式軍隊襲擊，有站員二十餘人受傷，該地段長已電路局局長，謂關於通車事，彼不能負責，因彼屬下之第四第五兩段，無一工人云。

### 莫德惠丁超等財產

#### △哈爾濱機關將舉行拍賣

（哈爾濱二十日路透電）莫德惠、丁超、及李杜之財產，將由市政委員會舉行拍賣。

### 上海各團體救國會

### 對於和平談判宣言

△必根據國聯決議，離開武力壓迫，始有進行之可能。

謙、胡博淵等五人，率帶隨員赴皖，分赴蕪湖、涇縣、宣城、當塗、繁昌、懷遠、宿縣等處，實地查勘，選定適當之廠址，以便着手開辦云。

## 漢口市面異常蕭條

### △銀根依然奇緊

（漢口二十日電）漢銀根依然奇緊，銀行錢莊均不敢放款，市面異常蕭條，各錢莊雖以時局不清，皆不願出票，但電匯照常，每千兩須下二拾兩。

## 各方賀蔣就軍委長

### △張學良等電數十通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奉命參謀長蔣中正，自十八日通電就職後，各方紛紛復電道賀，茲錄如次：南京蔣委員長鈞鑒，嘯千電敬悉，鈞座以黨國之付授，掌軍事之樞衡，全國軍民，望風引領，茲復復開業於十八日就職視事，淵衷匡濟，垂示周詳，凡我戎行，同茲踴躍，學良等撫躬自問，愧無補益，欣瞻斗極之輝，彌切捐糜之志，腰纏萬貫，矢效驅驅，肅達賀忱，伏希垂鑒，張學良、張作相、湯玉麟、萬福麟、商震、宋哲元、于學忠、龐炳勳、孫殿英、王樹常、沈鴻烈、張學良、榮臻等同叩（二十日）印。

## 敵昨進犯太倉

### △與我步哨接觸旋即退去敵軍數千

（本報今晨十一時五十分崑山專電）一、號（二十日）下午一時，敵約一隊，向我太倉前進，至西竹橋與我步哨接觸，旋即退去，二、號（二十日）午後三時，有敵數名前來橫橋附近，測量地勢，三、號（二十日）晚八時，有敵機一架，至倪橋橋東側，施放照明彈，偵察我軍陣地，四、據報，兩日來敵有數千，在劉河秘密登岸，并在劉河嘉定一帶施放氣球。

## 今晨中央紀念週

### △蔣元帥報告開闢西北問題

中央黨部駐京辦事處今日下午九時在禮堂舉行第八次紀念週，到者有蔣、蔣作賓、蔣經國等三百餘人，邵元沖主席，報告開闢西北問題，略謂：

## 牛津劍橋賽船盛況

### △劍橋獲最後之勝利

（哈爾斯社倫敦十九日電）本日牛津與劍橋兩大學舉行賽船，此為英國國民最歡迎而認為最重要之競賽，本晨八時起，泰米士河上佇立觀望者，勢如堵牆，汽車電車，以及地底電車，乘客較平時增加十倍，十時二十分，已有兩船在比特橋上流排列，每船八人，自此橋建築以後，賽船距離必須縮短，觀衆咸謂牛津大學自一九二四年以來，連戰皆北，現在路線縮短，或可致勝，十時二十四分，兩船競逐，扁舟齊發，掠波而逝，其勢如燕，其始牛津居先，緩急不均，劍橋突然躍進，兩船稍向前，行抵哈爾斯米大橋時，牛津之船，至司比克時，劍橋加速，在牛津之前，由一船半逐漸增至三船半之遠，至哈爾斯米大橋時，劍橋在前，牛津在後，兩船相距甚遠，至終點時，仍如前狀，劍橋獲勝利，競賽時間，共為十九分



國際調查團抵滬以後，歡迎之聲，遍於全市，同時上海戰事，又入於停戰之狀態中，所謂和平會議方以議定二項基本原則，一般人皆浮面觀之，均以爲干戈玉帛之換防，似即在一轉手之間，殊不知此中變幻，決不如是簡單；觀日本當局應付外交，絕少誠意，所謂三項基本原則，意義含混，即可推定上海軍事局面之擴張，實爲遲早間必不免之一事。政府日日言抵抗，今後之需要抵抗，過於既往者，何止百倍，政府之準備如何，吾人於慘敗之後，反覆參詳，何能已于惴惴。

抵抗二字，本不難詮解，然自政府口中喃喃而出者，含意乃極模糊。汪兆銘氏之演解此二字也，且更畧小其範圍，而爲「不簽字於屈辱條件」。不簽字于屈辱條件，乃政治外交上之抵抗，爲抵抗之一種現象，非抵抗之正確解釋。立國於今日之世界，絕無離開武力而可言抵抗者。印度之「無抵抗」運動，實「非武力抵抗」之簡稱，若謂領袖人物不爲屈辱之簽字，即可掙「抵抗」之名，則現時之印度在政治抵抗上，意味何嘗不深，何以乃曰「無抵抗」？中國爲一獨立而有軍備之國家，在軍事實力上，雖不如敵對之強鄰遠甚，然竭盡其軍事力量以抵抗敵軍之來侵，實國家人格上之責任，無復可以躊躇之餘地。如借口軍力不足，坐視數萬方里之國土爲敵所佔，不謀規復，而徒徙政府於安全之地，置領袖人物於砲火危險以外，而翹然曰：「我不簽字於喪權條件」，則此事爲之本至易易，何足以言抵抗？

故在今日而言抵抗，必冠以二字曰迎頭抵抗；既曰迎頭抵抗，則東北及上海皆爲我土，必以全力規復之，乃足以保證「抵抗」之價值。同時敵如來侵，我必迎戰，不能再以軍事上之犧牲，爲轉圜外交之工具，此更爲今日政府所應具有之認識也。